

聽新疆人怎麼說 縱紋角鴞



2017年有幸參加關渡博覽會，會展期間和高雄鳥會林會長(理事長)相談甚歡。回新疆後，林會長經常用微信分享他保護草鴞過程圖照，當他告訴我有草鴞幼鳥疑似被人抓走，透過手機我感受到他內心的憤怒和無助，這樣的事情咱們都有經歷過，感同身受。前天林會長邀約我寫篇文章，思量許久，就說說在新疆尋找縱紋角鴞的歷程！

縱紋角鴞(Pallid Scops Owl)罕見于新疆西部，六十年代烏什縣有過標本採集記錄。中國以外分布於印度西部與中亞等地。

2012年鳥友邀約我去阿克蘇觀鳥，想起心儀的鳥種縱紋角鴞，阿克蘇和烏什縣很近，說不定在阿克蘇就有，仔細查閱資料，選定四月10日打飛(坐飛機)的跑去。下飛機直奔阿克蘇郊區的胡楊林(胡楊木)，胡楊林是縱紋角鴞高度依賴的典型生境(棲息地)，待到晚上八點多一直沒有聽見靠譜(可靠)的聲音，只有長耳鴞的聲音此起彼伏。朋友猶豫想撤退時，100米外的林子中傳來若有若無的呼聲，節奏很靠譜，但音調不像，待靠近後，呼聲再也沒出現。因肚子餓，只好先回賓館；而當時手機裡儲存的聲音也對不上，聯通家裡的電腦把音效檔夾(音檔)裡的另段錄音打開一聽，和晚上聽到的一模一樣，興奮的翻來覆去睡不著。

隔天，朋友去阿拉爾市開會，讓我在賓館等他回來再去找縱紋角鴞，但返程機票已訂好，還是決定晚上自己行動。天黑後，9點打的士(叫計程車)到胡楊林，沿著林中往深處走，這裡距離鳥點3公里遠，周圍漆黑一片，偏巧雲擋住月光，手電筒前的光束被漆黑包圍的感覺更可怕，索性關掉手電筒，眼睛適應黑暗後反而能看清腳下的路痕。黑暗中的塔里木野兔踩著落葉的聲音、養雞場掩埋的死雞臭味，讓我胡思亂想，這時前方不遠處傳來熟悉聲音，慢慢靠近後，看見20米遠的樹梢上有模糊反光，

文、圖／新疆鳥會 石頭魚2018.01.10
隨著叫聲接近，它真的過來了；過了幾分鐘，感覺頭髮似乎被風吹動，背上雞皮疙瘩一片，突然牠落在眼前3米的樹梢上，用望遠鏡一看果然是西紅角鴞(鳴叫聲、棲息樹種與縱紋角鴞有明顯差異)，搞定了！所有的恐懼被興奮沖的煙消雲散。給朋友報訊後，他問我「有沒有看見樹林裡一群沒有腦袋披著麻袋片的東西在跑」，等聽明白他說的是啥後，感覺下午才刮的鬍子又長出來了，掛掉電話我快步往外走。

去年三月在古爾圖觀鳥，發現這裡和阿克蘇的胡楊林生境相同、鳥種一樣，心想也許會有縱紋角鴞，攔住一個牧民播放錄音給他聽，他說樹林裡有這個聲音；四月中旬再次前往，順利找到了縱紋角鴞且數量很大，同行的新疆環境科學院鳥友丁鵬回去後，在烏魯木齊市郊區展開調查，發現只有胡楊林裡才能找到縱紋角鴞，最可憐的是在103團僅有的一棵胡楊樹上找到2隻，沒有胡楊林的地方一隻也找不到；由此可見，鳥類對傳統棲息地有強烈依靠，現在新疆大片的鳥類棲息地已變成農田和工廠了。

人類對棲息地的擠壓使得鳥類越來越少，鳥類保護迫在眉睫；中國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對很多保護區用鐵絲圍網實行圈地保護，禁止放牧和耕種，這讓我們新疆的鳥友多少看到了一線希望。此次臺灣之行也讓我認識了臺灣鳥友對棲地環境所做出的努力和傲人成績，希望今後我們能夠多多交流，讓人類和鳥兒的共同家園更加美好！

【北疆鳥語花香草原行】5/18-6/01(日期暫定)，詳情請洽會館